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刻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人能以為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為己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刻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白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白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物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違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開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

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濇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

自通心非物揀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濇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蓋鳴由寂彰

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移也事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

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也
詳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石以清靜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窮孰能定之哉道物則失已辭事則失物聖

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致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有水不擊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揀之也世人不明乎此弊弊然以物為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不攬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

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慮故忽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已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

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已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濇

其動也溲乎其清備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任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揀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闇和寶玉久藏夜闇有輝煥之景精神內掩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窕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為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手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物從之猶云萬物覩也見曉闇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溲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揀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手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遊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庸齋之論得之黃帝遊乎赤水之比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道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啖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手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啖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比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繳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
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聰故知
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
故說不能契象因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
道無心而合人亦強云得之耳黃帝歎曰

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厲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
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因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為

務而事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
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
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
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
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
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因則
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
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
今輝天耀地靜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
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濤而失其位

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
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
賊珠也及使象因而後得之蓋欲人屏
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
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鬻
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彼乎天下闕缺之為人聰明睿知給數
以教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
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大
馳方且為諸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
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
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改
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爾甚矣故
無過在甚知不在於強禁若與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
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
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
知見尊於後奔競而大馳將與事役之端
使物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
忘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
內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
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
祖效眾父迹也眾父所以述也若與之
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禁紂非能殺

賢臣乃頓聖知之迹而禍之由恒非能篡
齊國乃背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
面之賊也
呂註鬻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
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處以
是為合於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
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
大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
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道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爲衆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闕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爲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爲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大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與事役之端物絃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荷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始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衆父者有祖之謂也

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爲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爲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闕闕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闕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爲至今闕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也乾爲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爲乾之父衆父也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在宥天下者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眾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術有

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而難爲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虞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爲而不知無爲也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絃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爲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準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闕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專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絀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旗有祖謂齒缺之學亦有宗有君舉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齒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形五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偷德就問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鷄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

德就問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問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僂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樂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鷄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僂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僂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以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